

再也不要 做怨妇

III

古风文学创作代表作家
大风刮过尝新之作
吹晚暖苗，别具一格

随书附赠情话语录书笺

&

Q版人设立卡

ZAIYE
BUYIAO
ZUO
YUANFU

我希望有个这辈子只喜欢我的人，
我这辈子也只喜欢他，我们能一直在一起。

大风刮过

——著

自怨自艾都抛弃，不做怨妇要逆袭！

卷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ZAIBEI BU YAO ZUO YUANFU

III 大风刮过——著

再也不要 做怨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再也不要做怨妇 : 全3册 / 大风刮过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594-1709-1

I. ①再…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9434号

书 名 再也不要做怨妇 (全三册)
作 者 大风刮过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营销编辑 杨 迎
封面绘图 三 乖
人设绘图 花小白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1050千字
印 张 56.5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709-1
定 价 120.0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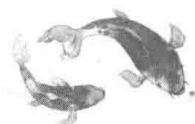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EMORY HOUSE

记忆坊文化

目录



第六卷·顺势而为（下） 〇〇一

第七卷·皇宫好乱 〇八七

第八卷·为你归来 一六七

第九卷·明天永未知 二四七

番外·龙吟曲 二八三

第六卷·顺势而为（下）





一天过得很快，杜小曼下午补了个觉，万幸无人打扰，御厨精心打造的午膳和晚膳，真是好吃得不知用什么话来形容。

杜小曼提起筷子，就不禁想到，不知谢况奔怎么样了？在水榭晕倒后就没再见过他。

璨璨的伤又如何了？他该不会还当她跑掉了吧，还是已经收到了她被宁景徽送入后宫的消息？

杜小曼咽下一口燕窝。

璨璨的话，现在十有八九是被后宫团呵护着养伤呢。

有点噎得慌，杜小曼喝了口汤。

说来，不知道阮紫霁敢不敢唱着歌爬进裕王府？想来是不会，毕竟庆南王府和裕王府都在京城，不比荒郊野岭。

对……慕云潇。

杜小曼心里紧了一下，终于有机会想起之前那个梦。

洗澡的时候，她又努力回顾了一下梦里的种种。

如果这些不是梦，而是藏在唐晋煊记忆中真实发生的事，那么唐晋煊和慕云潇之间的确很说不清楚啊。

“皇上驾到——”

宦官的声音打断了杜小曼的沉思，有宫女匆匆转过屏风：“快，快，娘娘快出浴梳妆，皇上驾到了。”

杜小曼与宫女宦官们跪倒在地，口呼万岁，迎皇帝大驾。

现在，肯定所有人都觉得皇帝对她是真爱了，在她入宫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过来这边。

唔，皇帝妹子做事真到位。

杜小曼在心里叹气。今晚肯定不好过，皇帝妹子不会让她好过的。

“平身。”清冷的声音响起。

杜小曼起身。

“尔等都退下吧。”

其余人散了。门关了。杜小曼的心顿时和这宫院的名字一样，瓦凉瓦凉了。

杜小曼盯着前方的龙袍下摆，以不变应万变地等着。

那衣摆一直没动，皇帝妹子亦未出声。杜小曼头低得脖子都酸了，索性心一横，抱着死就死吧的态度，抬起了头。

视线一上升，便遇上了皇帝的目光。

嗯？目光里，好像没多少戾气，蛮……平和的。

或许是对爪下逃不掉的猎物心态比较淡定吧。

该怎么回应？笑一笑？据说，对着一个反感你的人露出笑容，会更激发反感。

说话？说什么好呢？

脑内活动的这段时间，杜小曼与皇帝一直在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意识到已经僵了有一会儿的时候，杜小曼的大脑自动拎出了开酒楼时的经验，对身体下达指令，让到旁边，福了福身：“皇上，请、请进。”

哦，蠢透了！

皇帝倒仍是很平静的样子，迈步向内里走去。

杜小曼连忙跟上：“皇上请这里稍坐。先用些茶水？是否再传些酒菜消夜？”

“朕听闻你曾开过酒楼，看来是把朕当成酒客了。”



杜小曼心颤了一下，忙道：“臣……臣妾知罪。”偷偷抬眼，却见皇帝的唇边挂着一抹笑。

“朕已用过晚膳了。茶便好。”

杜小曼福一福身：“那臣妾这就去给您沏上。”

她转身，还险些被裙摆绊了一下。真是蠢翻了，弱爆了。皇帝妹子今晚大概就准备用这种猫玩耗子的态度戏弄她吧。杜小曼唾弃自己，人家还没发招，自己这边先腿软了。没出息！

她平定呼吸，做镇定状挪动。宫女们都是贴心小天使呀，茶具就明明白白地摆在内殿的案几上，烹茶小炉中有木炭，茶盘旁有一排小罐，杜小曼一一打开，里面是各种茶叶，亦有干花之类。

杜小曼未用茶叶，取了些她觉得颜色挺像玫瑰的干花碎，烹水沏了壶花茶端过去。

“夜晚饮茶影响睡眠，臣妾只沏了些花茶，安神养颜。”

皇帝看也没看眼前的茶水，视线仍只定在杜小曼身上，杜小曼被看得发毛，动作略有僵硬。

“你很怕朕？”

杜小曼赶紧道：“臣妾面对威严的皇上，情不自禁便生出敬畏之心。”

皇帝微微笑了笑，却站起身，向寝殿走去。

杜小曼看看她的背影，再看看桌上的茶盏，略一犹豫，把茶盏挪回茶盘上，端着茶盘快步跟上。

皇帝脚步一停，身形定住，杜小曼赶紧放缓脚步，优雅跟在后面挪移。

皇帝一拉帷帘，推开寝殿的窗扇。此时已经入夜，夹着淡淡桂香的清新空气扑入殿内，天幕上，皎洁明月嵌在璀璨星子之中。

原来皇帝妹子是要仰望一下月圣门的圣物么？到底是月圣门的女人们真的都爱看月亮，还是她们教派规定的一个净化身心、吸收能量之类的仪式？

又或者，这是在和杜小曼认亲，已经得到线报说她是月圣门的好朋友了？

皇帝在窗下的软榻上坐下，杜小曼立刻把茶奉到他手边的小几上。

皇帝端起茶盏，打开盏盖看了看，又抬眼看看杜小曼：“怎么只在那里站着？一同坐下吧。”

“遵命，谢谢皇上。”杜小曼转身要去搬凳子，手腕突地一紧，跟着身体被一扯，跌坐在软榻上。

杜小曼赶紧坐正，一转目，正与皇帝的视线交汇。皇帝仍然握着她的手腕，面容凑近了一些，没有上次那种高高在上的蔑视、厌憎与凌厉，仍很柔和，甚至可以说是柔软。宽大的衣袖抬起，微凉的指尖触碰上杜小曼的脸颊。

杜小曼的心又不争气地怦怦快速跳起来，寒毛根根竖起。

皇帝妹子，你是恨我的对吧，你是深深地痴迷着宁景徽的对吧，你没有其他的特殊癖好，对吧……

“进宫来，你很不情愿？”

还好，这句台词比较正常。

“呃，能进皇宫，对臣妾来说真的是荣幸至极。但是如果说真心话的话，这里太好了，我配不上。我更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活着。”

皇帝居然露出淡淡笑意：“其实，朕也喜欢你说的那种生活。”

杜小曼表示很能理解：“皇上日理万机，一定很累吧。”

日理万机，还要装男人、演戏、钩心斗角、管理月圣门，还发现喜欢的男人要扳倒自己……绝对累惨了。

“那皇上喝点花茶吧，能放松身体，有很好的舒缓作用。”

“这么想让朕喝你沏的茶水？”皇帝笑意更深，终于收回了手，“好，朕便尝一尝。”

杜小曼松了一口气，趁机向后挪了挪。

皇帝抿了一口茶水，不置可否地又放了回去。

杜小曼僵硬笑道：“臣妾泡茶的手艺很一般。皇上可以让精通茶道的宫女或公公们帮您泡。其实皇上若是吃得惯奶的话，睡前喝一碗温热的牛奶，对安神也很有帮助。还可以用牛奶洗澡，在洗澡水里加些玫瑰花瓣之类的。”发现皇帝的目光又定在她脸上，赶紧再笑笑，“哎呀，御医之类的肯定比我懂得多多了，一不小心说多了，让皇上见笑了。”

“再和朕多说一些。”皇帝的双目微微弯起，“朕喜欢听你说话。”

皇帝的手又覆住了杜小曼的手，杜小曼再度僵住，目瞪口呆看着皇帝的脸欺近再欺近再……

杜小曼猛地向后一闪，后脑勺哐地磕在靠背上。

妹子！我知道你是个妹子！你不用这么敬业啊！啊啊啊——

皇帝松开了她的手腕，任她手忙脚乱向后撤，双眼微微眯起。

“这般的不情愿，你是怕朕，还是心中仍想着他人？”



不要乱，不要乱！这是攻心术，就是要让你狼狈慌张！

杜小曼努力挺直脊背，站起身。

“是谢况奔？”

“不关谢少主的事！他只是个有侠义精神拔刀相助的江湖客而已，他从来不过问不喜欢也不掺和政治！”杜小曼回答得斩钉截铁。

“那么是秦兰臻，还是宁……”

“我和宁右相绝对清白！”杜小曼赶紧撇清，“右相大人那种人，对我来说太高端太炫目，不敢直视。能匹配他的，一定是同样耀眼、美貌、强大的女子！”

皇帝起身，神色冰寒，双瞳比夜更浓重：“原来，你真的喜欢秦兰臻。”

杜小曼不禁想后退，手臂再度被攫住，跟着肩上一紧，她马上道：“没有的事！他有那么多女人，跟他在一起，都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跟着他肯定没有好结果。我怎么可能这么傻，喜欢上他！”

难道皇帝妹子真正针对的是臻臻？也是啊，臻臻是宁景徽认定的皇位接班人，这事皇帝妹子怎么可能不知情。

说不定皇帝妹子有意把她弄进后宫，就是为了给臻臻安个“私通妃子”之罪，咔嚓掉？

杜小曼对着皇帝高深莫测的脸用力点头：“我说的，绝对句句属实。”

“朕的后宫，亦有许多嫔妃。”皇帝的神情又回归了平淡，“看来，你也不会喜欢上朕。”

杜小曼正要索性牙一咬慷慨道“没错，所以要杀要剐皇上您随便吧”，皇帝却忽然松开了她，走回窗边，合上了窗扇，拉上帷幕。

杜小曼不禁又愣了愣，这是暂时放过她，养肥以后再杀？

她试探着问：“皇上可是要摆驾回宫？”

“你这是在赶朕？”皇帝微微挑眉。

“不敢不敢。”杜小曼再行礼，“那，请皇上……”

皇上微微扬起唇：“朕乏了。”直接走向了……床。

“那个，皇上要不要先沐浴？”

“朕已沐浴过了。”

也是，皇帝妹子洗澡，防范措施肯定是很严的。

宫女们居然仍一个都不进来，杜小曼只能识相地上前展被铺床，帮皇帝宽下

外袍，除下发冠。

凑近了，可以闻见皇帝妹子身上淡淡的香味，很雅致，男女皆宜。

杜小曼特意偷偷瞄了瞄皇帝的脸侧发根处，没看出什么破绽。皇帝妹子用的易容产品比璨璨之前糊脸上的高端多了。

话说，皇帝妹子的头发保养得真不错，黑亮如瀑，这么长，发尾都没有分叉。真想和她讨教一下秘方。

她的视线不由得再扫向了另一个部位……

真……平坦。

单薄的内衫下，那瘦削的身躯，一点也看不出起伏的痕迹。

宽衣完毕，皇帝坐到床边，望了望退后许多的杜小曼。

“你……不睡？”

杜小曼知道说“我到那边软榻上睡就行”肯定是不成的。

算了，大家都是女人。虽然今天皇帝妹子表现得很令人捉摸不透，跟变了个人似的，但是单凭上次皇帝妹子那泛滥宇宙的醋意和对宁景徽赤裸裸的占有欲，杜小曼可以断定她没有特殊倾向。

杜小曼便放宽心，大胆地卸下钗环，宽下衣袍，又偷偷瞄了瞄皇帝的后背，绑胸的手法真高端，全然无痕，从背后也看不出来。

熄灭灯烛，从另一侧爬上床，杜小曼谨慎地拽着一小截被角搭在身上，盘踞在床沿，放空大脑。托昨天高体力消耗的福，很快陷入了梦乡。

匀长的呼吸声中，她身边的人坐起身，将她身上的被子盖严。杜小曼在酣梦中，似乎觉得唇上软了软。她下意识地皱皱鼻子翻身，耳边有温柔的低喃。

“嬛嬛。”

早上，杜小曼一睁眼，发现身边空空如也。

小宫女挑起纱帘，服侍她起身，笑得又甜又暧昧：“皇上早些时候起驾上朝去了，特意让千万莫惊醒娘娘。皇上真的很心疼娘娘呢。”

杜小曼对小宫女的表情选择性无视，只思考，自己真的猪到这个地步了，身边睡的人起床穿衣出门居然都浑然无觉？

不科学啊，皇帝妹子的动作太轻了吧。

昨天晚上，连梦都没做，睡得真是香啊。居然能在入宫的第一天，在情绪莫测的皇帝妹子身边坦然入睡，自己的神经真是够茁壮啊！

杜小曼走神的表情看在宫女们的眼中，几位宫女顿时笑得更甜了，其中一位柔声提醒：“娘娘，香汤已备好，可要沐浴么？”

昨晚不是刚洗过么，怎么大早上起来还……杜小曼又一愣，立刻想到了原因，脸情不自禁一热，在宫女们看来就是她含羞带怯地别开了视线，恰恰刚好。

杜小曼僵硬地起身，又洗了一遍澡，强忍着从沐浴到梳妆期间，在宫女们“娘娘今天更娇艳了”之类蜻蜓点水般的奉承下，勉强抖擞起精神面对早膳。

正吃到开心时，又听得匆匆的通报：“娘娘，快！快！皇上又要往这里来了！”

杜小曼一个丸子差点哽在喉咙里，刚走不久，就又过来，皇帝妹子这是要帮她锻造宠冠六宫的光圈么？

杜小曼只得告别早饭，赶紧接驾。

皇帝踏进殿内，衣摆较昨日奢华繁复，头戴珠冕，身着龙服，应该是刚下朝就直接过来的。

看来她这个妖妃是当定了。

左右又全部退下，还在这大清早的时间段里，又关上了门。

杜小曼只能在心里无奈地叹口气，脸上挂着笑福了福身：“皇上用过早膳了么？要不要臣妾……”

她的腹部突然受到一记重击，身体一弓，整个人飞跌在地。

杜小曼愕然地抬起视线，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胸口一闷，皇帝的脚重重踩踏在她胸口上，脸上的神色分明写着一行大字——去死吧贱人！眼睛里疯狂的怨毒与憎恶让杜小曼瞬间一愣。

和昨晚的那双眼睛天差地别，根本不像同一人。

她的腹部再一闷痛，意识就此终结。

脸上有冰冷的触感，杜小曼从黑暗中挣扎出一丝光明。

皇帝踏在她胸口的脚挑起她的下巴，冷冷地笑：“竟昏过去了。你倒是出乎朕意外的娇弱，这怎么成？”

杜小曼渐渐恢复了对身体的感知，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差点飙泪。浑身每一寸都疼痛难忍。她努力咬紧牙关，不能哭，绝对不能在这个精神分裂的女变态面前哭！否则这女人会更得意！

皇帝双眉一挑：“怎么，朕的宠幸让你不满足？放心吧，这段时日，朕会独

宠你一人，日日恩泽。”

宁相爷，是不是您在上朝的时候，又刺激到这位了？

为了让你的卧底我工作进展顺利一点，不是应该假意顺着她吗？

宁相爷，你赶紧替天行道吧！我坚定地站你这边了！！

杜小曼强忍疼痛，在内心痛骂，狠狠握拳砸向那只蹂躏着自己的脚，猛地屈腿向皇帝的另一条腿蹬去。

皇帝的脚猛一收，再向前用力一踢，杜小曼身体再一闷痛，翻着滚了两滚，险些撞上墙边，她趁机一把抡翻墙边的细高烛台，扫向皇帝的腿。

那烛台是铜的，非常沉，杜小曼差点压到自己的手指。

皇帝轻盈地避开：“好大的胆子，竟敢和朕动手！朕诛你十族！”

“有本事你诛啊！”杜小曼冷笑，“皇上，你要是能杀了我，就绝对不会在这里咬牙切齿踹我了！”

“你想逼朕杀你？”皇帝的声音充满了不屑的笑意，一只脚又踩上杜小曼的手，用力来回踩磨，“放心，朕还没有好好宠幸你，封号尚且未下，怎会杀你？”

变态！精神分裂！

杜小曼一把拔下头上的钗子，狠狠扎向那只脚。

顿时，她又挨了一脚，身子一个翻滚，耳朵嗡嗡作响，眼前昏黑，口中充满腥味。

“朕会好好怜爱你。”

“皇上，”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宦官的声音，“奴才有急事转奏。”

“朕不是吩咐了么？不得打扰！”

皇帝的声音低沉了很多，充满了不耐烦。

杜小曼皱了皱眉，紧紧咬住牙。

“奴才死罪，但兵部要务，不敢不禀告。”

踩在杜小曼手上的脚收回。

“朕还需片刻，尔暂先等候。”

话音刚落，皇帝一俯身，杜小曼的身体被猛地捞起。

“赶紧滚进寝殿，爬回床上。而后该怎么办，你今日清早就做得不错，照做便是。”

话一字字从牙缝中漏出，仿佛恨不能把杜小曼撕咬成碎末。

“还不速滚？！”



杜小曼很诧异自己居然站得住。她突然想说，我不打算过去寝殿，皇上要怎么办？何不把那门外的公公叫进来？

但她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疑问，便住了口，努力扯一扯嘴角，大概成功扯出了一个不屑的微笑吧，因为皇帝的表情变了一下。

杜小曼回过身，发现双腿竟然还能挪动。

唐晋煊身体的潜力啊……

她默默感慨着，走到了床边，爬了上去。

门开了，宫人们进来了。

杜小曼躺在床上，闭上眼。

真奇怪，声音好像也不对，今天的这个声音更粗一些，沉一些，更显得刻意。

而昨晚……

今天和昨晚的皇帝，都不只是精神分裂或又被宁景徽刺激得简直像换了个人，而是，好像根本就是两个人！

杜小曼又洗了一次澡，她咬紧牙关泡进热水中，闭上眼，正好也看不到宫女们那甜蜜的笑脸和意味深长的眼神。

宫女刚用热手巾轻轻触碰她的背，她就情不自禁想倒抽冷气。皇帝妹子打她的手法很阴毒，眼下除了她被踩过的手腕肿了之外，其他地方，包括同样被踩踏的胸前都只有微红，看不到青紫。

为什么？杜小曼的头壳中闪回着三个大字。

为什么，皇帝妹子恨不得把她杜小曼碾碎，却不下杀手？

为什么，昨晚的那个皇帝和今天的似乎是两个人？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个为什么，怪不得躁躁死活不愿当皇帝，这皇宫水太深了。

被热水泡活了血脉，疼的地方更疼了，杜小曼差点爬不出浴桶。她这种“侍儿扶起娇无力”的状态，当然被宫人们解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杜小曼被搀回床上重新卧定，宫人们端来滋补的小食。

杜小曼盯着盏中的燕窝道：“有大骨汤么？”

这个淳朴的词汇让宫女们怔了一下，杜小曼面无表情地抬起眼：“大骨汤或排骨汤，午饭的时候我想喝。”

必须得为浑身剧痛的骨头做点什么。

杜小曼挥退宫人，躺平到床上，忍不住在心里呐喊，天上的神仙也好，宫外的宁大神也好，谁来给她个解释啊，这个剧情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太煎熬了！

杜小曼再度睁开眼时，发现自己依然浑身疼痛，且思绪混乱，状况毫无改变。

她清醒理智地认识到，看来神仙和宁相爷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

如果皇帝妹子真的实践诺言，如斯频繁地假装“宠幸”她，她就算是钢筋铁骨，也扛不了几天。

也许是刚起床，血压偏低的原因，她心情有点低落。

幸好宫女们及时地摆好膳食，将她从低气压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她发现，真的有骨头汤。它盛在一个奢华的器皿里，雪白的汤汁中连骨头渣都看不见，只有切得像花朵一样的肉和杜小曼不认识的配料。

她喝了一大口汤，不能更鲜，不能更美！本应依附在骨头上的肉与筋并未因为被剔下而失去了那种独有的香与韧。

太太太太好吃了！

太太太太治愈了！

杜小曼恶狠狠地咬着肉，就像狠狠地咬着那个女变态的肉一样，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肯定不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

喝了一肚子的骨头汤，好像身上的确没那么疼了，看来以形补形确实有效。杜小曼正在软榻上思考那些为什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宫女来报，肖贤妃娘娘又驾临了。

杜小曼给自己的推理点了个赞，果然又有一头NPC送上门了。

肖贤妃是带着一摞册子来的。

“那些经文，我自个儿真怕不能抄完，妹妹昨日答应了要帮忙，我就厚着脸皮把经卷带来了。”

杜小曼心想，贤妃娘娘您也不用一下子拿这么多来吧，难道里面藏了什么机密文件？

她笑笑：“谢贤妃娘娘看重，但妾的字，真的很丑。”也罢，就抄上几页，让人送去给贤妃过过目，贤妃看完后肯定永远不会再有这个念头。

贤妃嫣然：“妹妹真真谦逊，妹妹肯帮忙，就是我的大福星大恩人了，别嫌我脸皮厚就成。”

杜小曼心里忽然一惊，是了，贤妃如斯执着地让她抄经，难道另有目的？

难道是，想要核对字迹？

她的字迹和唐晋焯绝对不一样，月圣门会不会就想利用这一点，先证明她是假的，再借此整宁景徽？

贤妃双眉一蹙，视线定在杜小曼左手上：“妹妹，你的手这是怎么了？似乎有些肿。”

杜小曼含糊道：“不小心弄伤了。”

“我看看。”贤妃探手触碰，杜小曼倒吸一口冷气，右手情不自禁去护，贤妃再讶然，“好像这只手也……”

杜小曼再笑笑：“不碍事，可能有些扭伤。”

贤妃的视线扫到她脸上：“妹妹，可不能不把小伤当回事。这么细嫩的手，怎能伤到？”唤陪同过来的宫婢，“回去，取本宫妆台第二个抽屉里的那个云纹瓶过来。”

杜小曼忙道：“娘娘不必如此波折，真的只是小伤。”

贤妃扶住她手臂：“妹妹莫这么客套。”

杜小曼差点倒吸一口冷气，赶紧控制表情：“只是……不想，这么麻烦。”

贤妃笑吟吟道：“妹妹呀，不用这么拘谨。今儿天色真好，外面阶下那花儿也开得好。”一把挽住杜小曼的手臂，“要不，你我姊妹就到院子里走走吧。”

杜小曼紧咬住牙关，咽下痛呼声，勉强点点头：“好。”

贤妃却松开了她的手臂：“妹妹，你好像不大舒服？”

杜小曼道：“可能刚来有些认床，没休息好。”

她抬眼，正与贤妃的视线相触。贤妃立刻眼波一漾：“那我们还是屋里坐着吧。”

不一时，服侍贤妃的宫女就取了那个瓶子过来，贤妃让左右取水净手，拿过玉瓶，左右宫人忙上前道：“娘娘请让奴婢们来。”

贤妃摆摆手：“你等都退下吧，她们都知道，本官平常用此膏时从不让旁人动手。”

左右只得遵命退出屋外。

杜小曼赶紧起身：“贤妃娘娘这……”

贤妃抬眼看她：“坐下，别动，只当我让你这么做的。”

杜小曼只好又坐回椅子上，贤妃用小玉挑挑出一些糊糊状的东西，点在她